

世间百态

有一种爱永不褪色

□隋明洋

从小我就住在爷爷家。听爸爸说，爷爷为了给我起名字，还专门自学了《周易》，说我“五行缺水”，便有了“洋”字。我不会走路的时候，爷爷就经常把我放到婴儿车里，推着我见识这个陌生又新鲜的世界，见到熟人也一定会停下来，晒一晒他的宝贝孙子。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爷爷送给我一辆单车。每个周末的早上，我们爷俩就小脚跟着大车，迎着朝阳到处骑行。在路上，我一边领略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边放纵着自己的好奇心，问出很多可笑又可笑的问题。骑累了，我就坐在树

荫下，听爷爷讲民间故事、讲传说。爷爷讲的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一个道理，教诲我要与人为善，宽以待人，要诚实、善良、有爱等。我每天总像有问不完的问题，爷爷总像有讲不完的故事——那段时光，成了我儿时一段最宝贵的记忆。

后来，妈妈为了照看我学习，把我从爷爷家接走了。每天下午放学，妈妈载着我，从爷爷单位大院路过，总能远远地看到爷爷坐在小马扎上望着我！我总是向爷爷挥挥小手，心里说：“早点回去吧，您大孙子好着呢！”

高中时课业压力大，很少有时间去看望爷爷。七十几岁的爷爷每次都一手

拎着马扎，一手拎着烧鸡来看。来我家的路途中，累了就打开马扎坐一会，然后继续走。由于年纪大了，加之身体状况不好，再后来爷爷就叫辆三轮车载他来我家，颠簸一路，只为看一看他的孙子，询问最近学习累不累；告诫我要爱惜身体，坚持锻炼等等。简单的几句话，却给予我莫大的感动和干劲儿。

我上大学不久，爷爷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记忆力越来越糟糕，“小国子八岁就没了家，给一家富农放猪，一开始哪里会唤猪，‘你回来，你快走！’这么说话根本不理解他呀，小国子就坐在山头上哭起来……”小国子是爷爷的小名。

悲惨的童年经历刻骨铭心，他深知得不到亲情的滋养是怎样的悲哀，所以爷爷总是无私地把自己的爱倾注给儿孙们。这是爷爷唯一能记起的故事，我听了上百遍依然会情不自禁，五味杂陈。

时光匆匆流逝，岁月渐渐苍老，生命里总有一个人看着你陪着你长大成人，然后路过你的世界，渐渐淡出你的生活。或许有一天爷爷再也叫不出我的名字，甚至不知道我是谁，但他始终是那个拿着手绢为我擦着流不完的水，盼我长高、哄我入眠的爷爷！那些美好的记忆，将长久地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那份沉甸甸的爱，也会历久弥新，永不褪色！

人生感悟

柔软的布鞋

□韦秀琴

门边的鞋架上喜欢放上一双白底黑面的布鞋。布鞋每天安安静静地等候着。每每疲惫不堪地从外面回来，便迫不及待地穿上它，在房子里走来走去，非常舒适。那种疲惫渐渐消失，换来一身轻松。

在城里，在办公室里，总是要穿上锃亮的皮鞋，昂头挺胸，一副神气的样子。谁也不愿再别人面前掉面子。但长时间挺着夹脚的高跟鞋，脚被裹得生疼，弄不好还伤了脚。

于是，非常怀念那柔软温暖的布鞋，还有夹在鞋底的那层层温馨的母爱。

读书时候，家里有些穷，家里几张嘴巴嗷嗷待哺，父母风里来雨里去，勉强勉强糊口，别的东西都不敢提什么要求。特别是女孩子最羡慕的那些漂亮的衣服鞋子，更是想都不敢想。那些鞋子衣服总是姐妹轮着穿，真是缝缝补补又三年，穿烂了，实在穿不了，都还会用作别的，不能浪费。

那是秋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整天拖着露出一双脚的凉鞋，感到有些难受。看到邻居小孩都穿上漂亮的白网鞋，心里非常羡慕，于是一有时间，便偷偷上邻居家里，用一两个红薯换穿两下子，稍稍满足好奇的心理。

即使秋天了，秋收过后，乡下的人家都有些清闲了，但父母仍不能松一口气，他们不能让地闲着，忙着整菜畦，种上冬天的萝卜青菜。

晚上父母匆匆忙忙从地里回来，吃完晚饭，准备睡觉了，洗脚时候，细心的母亲发现我们的小脚被磨得脱一层皮，心疼得抚摸着，嘴里喃喃自语。

不知睡到什么时候，自己迷迷糊糊醒来了，看见那昏黄的煤油灯还在亮着。母亲还没睡，正弯着腰，手中的线不断飞舞。投到墙上的影子，似乎母亲是在跳舞。

我躲在被窝里，睡眼朦胧，只能看到母亲翻箱倒柜，找出家中的不能再穿旧衣服，还有那些破布，把它们拆下来，用浆糊把破旧的布片，加上旧的报纸，一块一块拼接起来，糊成硬硬的麻衬，摆在凳子边沿，等着明天太阳出来拿去晒。

晒干了的麻衬更加坚硬，母亲拿在手里拍拍两下，就可以做鞋底。原来母亲趁着我们几个小孩睡着的时候，量了我们的脚。旁边的白硬纸上勾着我们一个个弯弯的小脚丫。母亲拿着其中的一张在用剪刀慢慢剪着，一个个弯弯的大小不同的脚型渐渐出来了。

要在剪好的鞋底上一针针地缝上麻绳，一针跟着一针，密密麻麻的。那针头挺大的，挺尖锐的。鞋底又硬，母亲的手常常不小心滑过去，被针扎破，隐隐透着血，但母亲咬牙，一声不吭，低着头继续纳着鞋底，一个秋天下来，母亲的手起泡，磨破，估计粗糙难看。

鞋底纳好后，母亲就开始做鞋面了：选上一两块结实较好的布，把这些布糊好，外一层内一层，中间一层加入一些旧布棉絮，层层压实；又把鞋面一针一针地缝制在鞋底上，鞋帮子黑得浓重，白市布裹边，黑白分明、精致大方，一双崭新的布鞋就做好了。

寒冷的冬天来了，一双脚丫包上软软的布鞋，暖暖的，没有一丝寒意，可以轻松舒适地走来走去。脚暖了，整个身体一天都是舒舒服服的，心情总是那样美好。

谁知道这结实的鞋底厚厚的鞋面凝聚多少温暖的母爱呢！

微博·声音

尝试

@刘若英：人生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得去试一下。尝试新的事物，你才能学到更多。

穿越

@李静：有一种勇气叫作穿越。不管是穿越自我，还是穿越一个艰险的环境，只有穿越过去，你才能知道前面不远处可能就是一片美景。

用心看世界

@张伟欣：要学会用心看世界，睁大双眼永远会被看到的问题所困扰不堪；而视而不见，能让你懂得了，只要把有些问题忽略，你的心就可以更从容。

凡人生活

先吃块糖

□张妙

老公是个木讷的人，拙嘴笨腮，从来不会甜言蜜语的哄我开心。闺蜜小美的老公和我的老公正好相反，每天总是拿好听的话哄着她。

那天，小美带着她老公来我家吃饭，席间，小美老公对小美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甜言蜜语的关心更是让我羡慕不已。送走了他俩我不得不得批评老公说：你就不会对我说些甜蜜的话吗？

老公为难的说：那我试试好吗！听老公这样说我以为老公开窍了，就很高心的等着他对我甜言蜜语。不料只听老公说：你等着，我先去吃块糖。

海外见闻

在泰国洗沙浴

□钱国宏

姿的棕榈树和美如天堂的热带岛屿群。

我们驱车来到喀比境内的帕楠海湾沙滩。刚出车门，便觉得一股热浪呼地迎面扑来，瞬间便将全身包裹起来！好在一眼便望见了蔚蓝色的大海，身上的暑气多少减退了些。

帕楠海湾海滩很大，蓝色的海与洁白的沙接连，犹如一幅巨大的风光照片让人心旷神怡。此时，海滩上已经布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戴着太阳镜，东倒

西歪地仰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着日光浴。

沐浴着热辣辣的热带风情，我们的情绪也随着气温一道飙升。大家换好衣服，一个个选好位置，在沙滩上仰下了身躯。海滩的沙细腻而柔软，人躺上去，像是躺在温柔的水床上，非常惬意！尤其是正午的时光，沙子被晒得温热，躺在沙堆中，就像接受功能奇特的“沙疗”一样。

阳光直射下来，刺人二目。我索性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日光浴。海风徐徐，像一双双温柔的小手，在轻轻地搔着身体裸露于沙外的部位；远处的海浪轻声吟咏着，像一曲华尔兹，让人迷醉陶然；一排排红色的独木舟停泊在海边，像一支支利簇直指苍穹。身下的海沙将一缕缕热温通过脊背缓缓地渗入身体，浑身毛孔顿时全部张开，肌肉软绵绵地松弛下来，骨骼似乎也突然间失去了坚挺，整个人像是一只撒了气的气球，软在沙里！从远处的棕榈树上跑过来几只猴子，在沙滩上旁若无人地奔跑、嬉戏，踩到沙堆中的人身上，不但不惊慌，反而做出各种调皮动作，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一只岛上独有的绿色大蜥蜴慢慢悠悠地，绅士一般地踱到离我不远处的沙堆里，伏下身子，像我一样，优哉游哉地伸展四肢，晒起了太阳……

帕楠海湾海滩似乎很原始，一切都是那么的静，没有受到一丁点外界的干扰。海滩上没有别墅、酒吧，甚至连超市也没有。也许是受了这里安谧环境的感染吧，大多数游客都旁若无人地宽衣解带，就那么不管不顾地躺在沙堆里“晒太阳”，仿佛这里成了“天体营”。我们躺在热烘烘的沙子里，接受着热带阳光的抚摸，沉醉在海滩宽阔的胸膛里，梦幻一样，仿佛漫长的人生都浓缩成了眼前的这一片诗情画意；大自然是如此地厚待生命，我们切不可荒废了今生……

换一种问法

□任万杰

今天，我下班回来，看见老婆正在看一部家庭剧，老婆好像还哭的样子，看见我回来了，拉我坐在沙发上一同看。我已经很累了，就和老婆说：“你自己看吧，这剧有啥看头，都是瞎编的，看多了还破坏家庭，我累了想吃饭。”

老婆生气说我不爱她，我赶紧解释说不是，老婆气呼呼地说：“那我问你，你妈和我一起掉水里，你先救谁？”

我也有些生气了，说：“你真无聊，老是这样问，就不会换个问法么？”老婆想了想问：“当你老婆和你老妈在水边吵架时，你会把谁推下水？”

智慧人生

芝麻香油

□吴汉玲

昨天，我和老婆一起逛超市。进了超市，老婆一头扎进副食品区，仔细挑选着商品。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宽敞的过道上。这时，一个胸前挂着工作证的男子走过来，微笑着问我：“老师傅，请您填一张表，好吗？”我接过那张表格，一看，原来是关于食盐的调查问卷。我想，反正没事，填就填吧。甭看一张调查表，有好几十个项目，还挺复杂的。我耐心填完调查表，交给那位调查员。他笑着对我说：“谢谢！让您辛苦了，我们赠送给您一袋食盐。”说着，递给我一袋标注着“赠品”字样的食盐。

这时，老婆走过来了。她看了看那袋赠品食盐的份量，高兴地说：“填张表格就能拿到了半斤盐，太讨便宜了。”说完，她抬眼东张西望了一阵，快快地问：“怎么没有芝麻香油的调查？”

夜幕降临，下了班，我正拖着一身疲惫急急匆匆往家里赶，忽然嗅到空气里有丝丝甜香。这种幽微的甜香不像紫藤花那样太冲、太满、太腻，而是柔柔的，浅浅的，一缕一缕地勾着你的鼻息，绊住你的脚步，让你匆忙浮躁的心不知不觉地便在这氤氲的香气中安静下来，沉淀下来。香气掠鼻之后，我便恍然大悟：又是梧桐花开的季节啊！

大抵很少有人会将梧桐花记入镜头吧？她太普通了，不名贵，不亮丽，还有些姗姗来迟。她登上的是春天的末班车，在春天百花争奇斗艳、凋零谢幕之后，她便悄悄地、不慌不忙地登台了。

那些花儿盛开的时候总是一串串、一簇簇、一嘟噜一嘟噜地挤在一起，开得很热闹，连成一片淡紫色的云霞。花朵大，花形呢，像只喇叭，朝天“嘀嗒嗒”“嘀嗒嗒”地吹呀，和春天百鸟的啁啾应和

梧桐花开

□王文华

着。喇叭筒里伸出一个长长的芯子，吸一口，那花蜜直甜到心里，小时候，我们总爱叨住它，贪婪地吮吸着，把它当做最美的饴糖。

梧桐花开的季节，总爱下雨。春雨不会很大，细密的雨丝斜斜地织着，轻柔地包裹住整个世界，一切都变得湿湿的，钝钝的，而梧桐花的香味儿却在这雨中伶俐起来，仿佛这花香浸了雨水，便在这半空中晕荡开了。

不过月余，花期一过，花朵便要凋零。生命中的美好总是有保质期的。梧桐花的凋谢没有樱花、海棠那样唯美、浪漫，不是花瓣飘飞、似雨如梦的。她的退场似乎有些惨烈，却也干脆痛快。花朵整个地从高高的枝头跌落，“吧唧”一声，弹跳了两下，便囫圇地躺在地上，像极了拼尽全力扑火而死的飞蛾。紫色的花朵慢慢地变黄，变枯，最后瘦成干

药疗不如食疗

王晓东作

